

偵察故事

第一集



侦察故事

第一集

沈阳军区司令部第二部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

封面设计

插图

柏芳景

尚沪生

王 杰

侦察故事第一集

沈阳军区司令部第二部

1977年12月沈阳第1次印刷

前 言

我军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打败了蒋介石和日本帝国主义，取得了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军和朝鲜人民军一道，又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及其仆从军。我们所经历的战争，规模和范围之大，时间之长，消灭敌人之多，以及残酷性和复杂性，在我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在这一系列伟大的斗争中，我军的侦察人员，以对党、对人民和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赤胆忠心，不怕流血牺牲，英勇果敢、机智灵活，巧妙地获取情报，创造了许多英雄事迹和成功的经验，为赢得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些事迹和经验，是我军侦察工作的宝贵财产。为继承和发扬我军侦察工作的光荣传统，我们搜集、整理了部分历次革命战争时期的侦察实例（共七十七篇），汇编成《侦察故事》，作为侦察分队的辅助教材。

本书有三十三篇曾由总参、兄弟军区和本区出版过，有四十四篇是重新搜集整理的。由于汇编人员水平有限，难免有不妥之处，望读者给予指正。

沈阳军区司令部第二部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

目 录

到虎嘴里数牙齿.....	1
神兵天降.....	9
“龙副官”看地形.....	17
给红军“特务队”带路.....	21
巧取陈家寨.....	26
智取遵义.....	33
“货郎姑娘”探虎穴.....	37
泥胎抗日.....	43
侦察兵导演“狗咬狗”.....	49
夺 枪.....	55
卖烧饼的人.....	60
“请”来马司令.....	66
侦察班长马武.....	70
诱捕敌哨.....	81
深入虎穴.....	85
夜袭敌哨.....	91
少年侦察兵.....	94
鱼水深情.....	99
侦察灵寿城.....	112
夜闹烟馆.....	117

大老甄与小博役.....	122
智擒“活阎王”.....	130
“送 亲”.....	135
看 戏.....	142
张 华.....	148
第一次侦察.....	153
巨峰镇上.....	158
早晨八点钟.....	163
怒 火.....	167
里应外合.....	175
胜 利 年.....	180
“解放”饺子.....	184
老 姚.....	189
洪昌和洪喜.....	197
送 信.....	204
智勇捕俘.....	210
王保长悔过.....	214
神出鬼没的人.....	218
晚点名.....	222
三天准逮你.....	226

到虎嘴里数牙齿

一九三〇年八月底，我们红三军团配合红一军团紧紧围住了长沙。当时我是五军三师七团机枪连的连长。

有一天，军部把我叫去，让我进长沙，侦察敌人的情况。因为我是在长沙长大的，人熟地又熟，又加上过去在白军里当过兵，便于应付他们，所以派我执行这个任务。记得军长邓萍亲自嘱咐：“何德全同志，遇事要机警沉着，多动脑筋，千万不可麻痹，这是到老虎嘴里数牙齿。”随后我就换上便衣出发了，路上我想得很多：听说这次敌人防守很严，别说深入阵地和防区，就是混进城去都相当困难，怎么办呢？……越思越想越感到军长的话太正确了。眼看着离北门只有三里路了，可是我还没有想出进城的办法，无奈何只好在身旁的一片菜园子地畔上歇了下来。我看到菜园子里的青菜，蓦地想起了陈福生，他就住在附近，也有一片菜园子，他是一个很善良的人，过去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想到这里心里突然豁亮了。进城的办法立刻从脑子涌了出来，接着我就沿着小道向老陈的菜园子走去。

陈福生看到我，非常惊奇地说：“啊呀，我的老何，周围四十里都是红军，你怎么走来的呀！”

“嘿，人家红军不打人，不骂人，可规矩哩，春华山郎梨市的男女老少，人山人海，有肩挑的、手提的，拿着鸡蛋呀、西瓜……拉住红军非吃不可。”我看他脸上出现了笑

容，便放开胆子说：“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怕啥呢？”

“你来做什么呢？”他松一口气问。

“乡下没盐吃。”

“哎，都一样，虽说我们离城很近，每天也是吃不着盐酱。”停了一会儿他自言自语地说：“红军能打进长沙，就好了。”

为了避免意外，我仍然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不过，我感到他确实是个可靠的人，所以一步一步提醒他：“老陈，得想点办法呀，总不吃盐怎么能行呢？”

“没有法子。”他摇摇头叹了一口气。

“挑些菜去卖不行吗？”

“何键的队伍警戒得很严，进不去呀。”

我紧接着就说：“城里当兵的也得吃菜。常言说：狗不咬拉屎的，官不打送礼的，担菜卖给他们还能不让进城，实在不让进就白送给他们一点，他们那一套毛病你又不是不知道。”

“对，对！”

我终于把他说服了。于是陈福生又约了几个经常卖菜的人商量了一下，当夜，装满了菜担子，第二天一早我们几个人挑着担子朝北门走去。何键的队伍大部分是湘乡人，老陈也是湘乡人，我就叫他在头前引路，好答话。走到北门跟前的关岳庙，敌人的哨兵猛拉枪栓，气势凶凶地喝道：“站住！不准往前走！”接着有一个手提驳壳枪的家伙走了过来，样子更加凶恶，我一听他说话的口音是个湘乡人，立刻给老陈使了个眼色，老陈连忙上前一步打躬陪笑说道：“老乡，我们都是跟前的人进城卖菜去，让我们进去吧！”

“什么老乡不老乡的，上级有命令，不管什么人一律不准进城去。”

我抢上去故意大声劝老陈说：“不让进咱们就不进吧，把菜留下一些给这位长官吃吃。”随手我就把担子上的好萝卜、大白菜挑了几十个送给他，还特意又添了四个最大的脚板薯。接着我又说：“长官，我们住在这里不远，要吃菜尽管派弟兄来取，咱们都是本乡本地的人，没关系。”

这家伙看见我们给他那么多的菜，又听我们口口声声喊他老乡，立刻变了态度：“挑进去吧，以后可不准再来啦。”

“谢谢长官。”我们边说边挑起菜担子往里走。没走多远，那个家伙撵上来又说：“有人问你们就是说昨天晚上进来的，你们就在附近卖，别过二神庙，让我们连长看见非把你们扣起来不可。”

我们点头说：“好。”听他这一说，我明白了，这里是排哨，从这儿到二神庙只住着一个连。我们沿河东一直朝大西门江边走去，发现江中敌人用船支架了一座能通过四路纵队的浮桥直达西岸。岸西就是城外制高点岳麓山，岸边还靠着几支洋船，看样子是应付紧急情况的。过了大西门就是小西门，我们一面吆喝卖菜，一面留神渡口的情况。这个渡口没搭浮桥，停的洋船比大西门还多，渡口西边是沙袋垛成的工事，敌兵忙忙乱乱继续在附近挖战壕。这里没有一个老百姓，更没有卖东西的，呈现着一片阴森森的紧张气氛。

从小西门往东南去，就是灵官渡、雨花亭、无心阁一线敌人的主要阵地。越走敌人的警戒越密，哨卡把我们盘问又盘问，检查又检查。陈福生他们主张少到部队多的地方，可是我为了不露马脚，为了能深入侦察敌人主要阵地的构筑情况，

就不能再和陈福生他们一道走了。可巧这时太阳快落山了，我借故天色已晚，还要找朋友，借钱担盐，当晚不能出城，就和他们分了手。然后我到我堂叔何春生家里住了一宿。

第二天，我又挑着菜担子朝敌人的主要阵地走去，很想进去看个究竟，可是敌人守的很严，阵地旁边连脚都不让站。当时我想，要数清虎牙非进虎口不可，光在虎嘴外边转来转去怎么行呢？我正在盘算办法的时候，突然迎面来了几个敌人，拿枪威吓说：“哎，你在这儿寻摸什么？”

“想问问你们要不要我的菜……”

不等我说完话，他们七手八脚地翻我的菜，又搜我的身上。一个匪兵把我昨天卖的三角六分钱抢去，嘴里还骂了一声穷鬼。我趁机嚷起来：“我又不欠你的，凭什么拿我的钱呀？”他们不叫我喊叫，可是我放开嗓门嚷嚷的更响了。

“准是个共匪，把他送到营部去。”一个敌兵发怒了。我一听他们要送我到营部去，心里非常高兴，便想法激怒他们：“到何主席那里去我也不怕。”

这下子敌人更火了，当场把我五花大绑起来，朝营部押去，我一边委屈的呼喊，一边四处偷看，把沿路的工事情况看了个清楚。不一会儿就到了营部。敌兵连忙抢上前去向营长报告。

营长一出门，我就认出他是谢德清，因为我当白军在德川受训时我俩在一个班。一看见他我脑子里“嗡”地一下，心里顿时也紧张起来，虽然过去是朋友，现在却是敌对双方。我想，即使把我扣起来，甚至打死我也没关系，可是，这么一来，就完不成上级给予我的侦察任务了。不过，我心里虽急，外表依然装得满不在乎，暗叨念：但愿谢德清忘了

我，忽然听他大声喊道：“老何，是你呀，你现在干什么？”立刻亲手给我松了绑。我看他态度热情，放下心来。然后指了指菜担子说：“退职回家后卖菜糊口，可是想不到在这儿被抓起来，更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了你。老兄真是巧哇。”

那几个敌兵一看这个样子都溜走了，那个抢走我钱的敌兵更加害怕，偷偷地把三角六分钱又塞到我的衣兜里。

谢德清拉着我的手走进屋里，倒上茶亲热地攀谈起来了。离别后的情况，之后就转到部队情况上来，他关心地问：

“为啥还呆在家里？听说平浏梭标队厉害得很，何不回到军队上来？”他既然先开了口，我就必须争取主动：“部队上很保险吗？”

“唉！也是。”然后他弹弹烟灰，继续说：“上次打进长沙的只是红军的一部分，这次听说他们的主力都来了。长沙呀——怕又保不住啦！”

“何主席怎么不调人来打？”我紧接着问。

“嘿，上次红军来长沙时，何主席……”说到这里他凑在我的身旁低声说道：“何主席他昏倒在码头上，差点当了俘虏。这次早跑到岳麓山上去了，专有一个师保护他。”停了一会儿，他接着又说：“现在城里的队伍也不算少，足足六个团。城外也扎着好几个团呢。”

我不在意地喝着茶，心里一句一句的牢记下他谈的情况。然后我装做高兴的样子说：“队伍这么多，这次准能守得住。”

“很难讲。”他摇摇头说。“老百姓见了我们都象仇人似的，士兵们生活苦，都想回家，不愿打仗，这怎么能守得

住呢？”然后他猛吸一口烟又说：“不过这次工事搞得比较坚固，都是外国专家设计和部署的，有鹿砦，有堑壕，还有三层电网。红军要没有大炮，这次也很难打进来。”

看他的样子对我毫无戒意，就更放心了。然后趁势向他打听其他同事，于是他把这团那个营在什么地方，这个团长那个营长叫什么名字，那个我认得，那个我不认得，一一告诉了我。说完了这些话，他高兴地说：“老何，多年不见啦，这次得痛痛快快地喝几杯。”

我连忙说：“不打扰你了，你已经帮了我很大的忙，要不是碰见你，我准得吃苦头，我该走了，我还要买点盐去。”

“不要买了，在这里担点吧。”说着就叫副官给我装了两袋子盐，足有五、六十斤，我觉得这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机会，如果能搞到一个路条出去活动就更方便了。于是苦着脸说：“老谢，谢谢你的关照，可是路上的岗哨很多，怎么能出去呢？”

“没有关系，打个条子就是。”于是叫书记给我开了一个路条子。临走时他嘱咐说：“在外面知道红军的情况请给我来个信。”我满口应承：“好，好，好！”然后就出了营部。

据谢德清的透露，从南门到南角亭这条正街上有一个团驻守，是敌人一道很重要的防守地区，我应当进行详细的观察。我一边吆喝，一边朝那里走去。

“干啥的？”迎面几个白军又挡住了我。

“卖菜的。”

“从哪里来？”

“灵官渡。”

“袋里是什么？”

“盐。”

“从哪里担来的？”

我看他们还要问下去，就干脆没回答，大模大样的把路条送给了他们。敌兵一看条上写着：原鲁田连长何德全担盐由本市回乡，望验证放行是荷。条子上盖着七团二营的章子。这些兵看完条子又上下打量一番，手一挥就把我放了过去。我顺利地到了南门。南正街已经不能通行，路上没有一个行人，每隔四、五丈远用石板叠起一道墙一样的工事，里面堆着麻沙袋子，靠前边乱七八糟地摆着匪徒们抢老百姓的桌、椅、门板、栏柜、水缸、马桶等东西，作为障碍物。各个巷口也做起了类似的工事，上边架着轻重机枪，匪徒一群一群的忙个不停。往日热闹的南门正街，被他们糟踏得破烂不堪。我从正街拐入大古道巷，在巷里一块高地上亲眼看见天心阁上的工事里有敌人的重机枪和迫击炮，指向东南方。我担着菜担子，就这样走进了敌人的主要防区，把虎嘴里的牙齿数个一清二楚。然后就穿进了偏僻的织机街东茅巷，看见两旁墙壁上张贴着许多标语：“打进长沙活捉何健！”、“

“打土豪，分田地”、“迎接白军士兵拖过枪来当红军”、“交枪优待”、“穷人不打穷人！”等等。有些市民边看边指手划脚地议论：“不知红军什么时候才能打进来呀……。”

群众这种盼望红军打进长沙的心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怀着胜利而愉快的心情加快了脚步，离开了长沙，迅

速回到了部队。

(根据何德全口述原0948部队整理)



神 兵 天 降

华光庙位于泰宁县城南面的弋口乡邓家坊境内，群山环抱，地势十分险要。庙南是波涛汹涌的大河，西北是山峦巍峨的猫子奇崖，东北是狭长的黄石寨，海拔一千六百多米。

一九三二年初春，红军第二次解放了泰宁。残匪饶高华等，不甘心灭亡，勾结当地地主、保卫团、大刀会匪徒二百余人，凭着崭新的各种武器和充足的粮草，潜逃到华光庙，梦想倚靠天险，在这里建立据点，与人民顽抗到底。匪徒们在华光庙的各个山头要冲，建筑工事堡垒，实行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岗岗换口令。狡猾的土匪，还在山路设下不少陷坑暗网，生人进去，稍不小心便会陷进深坑被生擒活拿，只有匪首们懂得那些弯弯曲曲的暗路。他们得意忘形地吹牛说：“就是神兵天将，也休想攻进华光庙！”

这些祸国殃民的惯匪，自盘据华光庙后，简直是“头上生疮，脚下流脓——坏透了”。他们四处打家劫舍，杀人放火，真是无恶不作，人民恨之入骨。

驻在大田及建宁、泰宁山上的红军游击队，决心要铲除这些毒虫，便在二月十五日，指派魏元同志带领六名侦察员，化装成农民模样，连夜赶到华光庙附近山下的弋口村中山堂隐蔽起来。到弋口村时，已是第二天的午夜十一点了。魏队长安排了一下，便独自跑到金溪河旁去侦察华光庙地形，只见华光庙四周群山环抱，古树参天，巍峨的山峰，高耸入

云，在那阴暗的夜空中，显得格外阴森险恶。那条通往华光庙的羊肠小道，敌人也层层设岗哨把守；宽阔的金溪河水，就在山脚下咆哮。魏队长看后，暗想：“华光庙之险，倒也是名不虚传！”他回到中山堂和队员们研究一下，最后，大家决定先找弋口乡苏维埃干部钱茂星同志了解一下华光庙的情况。

钱茂星听说游击队要攻打华光庙，心里十分高兴。但当他看到游击队一共只有七个人，要去攻打地形险要、人数众多的顽固土匪，不免又有些担心。心想，不用说七个人，就七十人，七百人，也难得攻上华光庙呵！……这时，魏队长早已看透了钱茂星的心情，便意味深长地说：“老钱，放心吧！俗话说四两可以破千斤，我们人虽少，却是渔翁张网——保证能把那群土匪一网打尽。”茂星听了深感有理，一时活跃起来。

于是，老钱就把华光庙的地势、路线一一地作了介绍，最后还说了一个巧取华光庙的线索。他说：“弋口乡伪联保主任廖富贤，虽然逃往华光庙了，但因家庭关系，舍不得离开弋口，听说有时在半夜里还偷偷乘小船回家探望，并了解情报。目前他家里还有一个老母亲和妻儿三口；他是个土霸王，一心想升官发财，但他又是个一毛不拔、爱财如命的怕死鬼，只要抓住他就有办法。”魏队长等人听了老钱这一席话，真是喜出望外，当场作出决定：先擒廖富贤，后取华光庙。可就是不知廖匪什么时候会来弋口。

十七日晚上，天黑地暗，雨雪纷飞，魏队长和侦察员们由老钱带路，分头埋伏在华光庙对面山下零零落落的乱石缝里。只见华光庙的险恶群峰犹如乱石穿天，四周除了呼啸的风

声和潺潺的流水声外，一片沉寂。魏队长和侦察员们虽然已经三夜没有睡觉，大家还是精神抖擞，向四周眺望，直至天完全亮了，连廖富贤的鬼影都没有看到。魏队长和队员们研究一下，觉得情况有变化，只好用第二条计了。

吃过早饭，魏队长和一个通讯员化了装，他化装成伪县政府科长，穿一身西装，戴着黑眼镜，手拿文明棍，后面跟着通讯员，大摇大摆地往廖富贤院里走去。到了廖家门口，魏队长告诉通讯员去通报廖富贤的母亲说：“财政科张科长来访。”廖母一听是县政府的财政科长，慌忙迈着一寸小脚，象老母鸡学飞一样地走出门口迎接。

到了中厅，双方宾主坐下，廖母就问：“不知科长先生到寒舍有何贵事？”

“我今日到此，非为别事，只因弋口有一部分‘特别捐’尚未收起，我想，弋口的人大概也是给红军红了一下巴，不然为什么不交‘特别捐’呢？要知道，城里虽被红军占去，但和尚走了庙还在，不交捐税还行！听说保长有通共匪的嫌疑。”廖母听完了，忙说：“老身不知呀，老身又不识字，富贤去时又没有交代，现在该怎么办呀？”这时魏队长趁机问道：“那么廖主任什么时候可以回来？”廖母一听此言，沉吟了半晌，但为了保证儿子的安全，只说：“老身什么闲事也不管，这……可……不懂了。”这时，通讯员一面向魏队长使个眼色，一面开口说：“张科长这回到此，一来是收捐税，二来是要与廖主任商谈官家要事，你怎么不识时务，讲话推三托四？”这时魏队长料到这个老太婆是目不识丁，便一边点着香烟，一边顺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封假信，说：“伯母，你有所不知，新来县长，要把我调往福州工